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吾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
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
之奥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
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
南渡以来作者猶衆葉水心先

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
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
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
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
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
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
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
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
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
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
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
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

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
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藪邪請
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
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
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
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
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
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
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
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
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
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

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分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之萬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刋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禄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
王直 書

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
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
老由今並古日益邁月超神心窮
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
堂入清廟嚴冕崇麗金奏而玉

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帝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又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孳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
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
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
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
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
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游
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
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
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
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
遇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

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
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
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
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
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
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
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
人大梁趙汝譜序

余幼時
先君東皐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誦
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
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
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
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温之
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

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録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續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脱落無可考者不敢臆補姑虚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慶元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一十三卷
行狀謚議
祭文一卷
書啓一卷
雜著一卷

奏劄

葉貢黎諒編集

上孝宗皇帝劄子 陛下建明者一大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

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

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

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

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

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

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 今

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平論而無寢振起之實意則圖

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

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轟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挫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頗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覬掠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攻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須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　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積臣誠愚陋竊計　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令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令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　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　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曉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　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斉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又聞結余靚而已青城之

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　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竊逐議臣降詔謝過　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　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既已久矣　陛下欲尚加罔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苟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徹守弃地開門納敵幾危於　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趍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　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

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種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　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俊雖異敗事豈殊　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閑閉以勾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奸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黠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攝要津者充滿內外　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伏此則人材之難三也

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

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

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監五代之致亂而不思
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
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
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垂阻誠無展力之地若
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
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
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
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
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
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
也比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
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
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無算外虛州縣
內困　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
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之財爲患矣未有皇皇
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
稿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夫錢
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
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
制錢爲州縣之害月樁板帳爲州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
草水腳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若又爲特甚天下
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
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
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得已不恤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閔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疲耍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熟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而設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而設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

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未足承接容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羙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殘賊者數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舊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

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絶識獨曆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　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　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

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不制於吏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偏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難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難矣需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亢之殞幹蠱之者亶復有可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需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亢之殞幹蠱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綴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

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頃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事天地相宗之靈所以翼於陛下也

上光宗皇帝御子

臣恭惟陛下嗣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洗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收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鍼劑根柢不悉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徇姑息隨目前之苟且墮祖宗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

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雖恥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 本朝 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蓄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尚當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 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雖恥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雖恥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強太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 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漏雜醫不能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求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 今日之未善者六事 今日之國勢未善也 今日之士未善

也今日之民未善也　今日之兵未善也　今日之財未善也　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　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若二百年唐自天宝之後大亂相乘盜切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内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衽也　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國家

貪功不靖激成禍乱然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　建炎郤幸遠至温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陜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术渡耶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周命首尾屯擊豫以退卻而兀术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　宣和之末至　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晉國之意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徵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

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
來幾二十年頹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声所
震常闖之屋尾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
豈敢謂其眞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殲
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
兵声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
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
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號令雖已絶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
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
陛下盍先明諭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
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
藝祖 太宗
之無敵是也讎恥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
帝唐太宗是也孳孳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
也豈昔之能酣酣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君臣業
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
立則已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奏異功也乘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疑其有時
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之術而欲求前起功治國之
也與無奏別然則用後之意總於未明而今日之
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大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昌衰以
任賢使能為急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

今日之所謂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該法習而行之吏胥所主士大夫娓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卑弊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於卑賤老於叢冗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溺淫慝而且以免財爲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爲無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可以抑遏又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爲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　紹興之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覓宜與文景比而今獨柰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其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其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

后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樁板帳尔總制上供尔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以宿師爲拙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救楹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鬻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崩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佗雖堅守盟誓行人歲遣賙貸空矣然而內外休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朘削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可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覊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

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必及其制浸
廢運漁監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
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
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監淨利酒稅征榷
何其浩大數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會未
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
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着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
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
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矣
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優樓反憂
不足數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
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數矣

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
而猶匱者何數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
今日之財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
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
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挫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
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自居者千里
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
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
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
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
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
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

如一家之細孰有如　本朝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亦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禀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善而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於未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言詭詞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攻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　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離耻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詆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

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覩
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
未酬親授　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
以過焉　陛下舜禹之
足以慰荅僉望盡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
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
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
哉警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
旒扆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劄子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
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召康
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
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人
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
惟君子使媚于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
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
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関憂樂不以
已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
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
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僉
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　陛下獻
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
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之疾羸殘昏靦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人材寖合遂爲　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絶榮望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渝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狥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　陛下財幸

劉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健轉漕湖外守臨南今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陳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所屬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聚小家之所有　朝廷亦附大艦而同嘗春糴歸糴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可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給

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計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憂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圈十借粮作過守令張皇一時騷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閔默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葦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沿始既難前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覺九重之顧屢宣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桑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來

民不輕出今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曾迫
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
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
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
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
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十州合得財賦通年循習
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事其一節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
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
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
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
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

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
州錢四十二萬三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宣信
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
州軍郡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
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踈惡不堪
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足積欠紬價至五十
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
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
力其理豈得穩便況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
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
自辦書衣綿支散官吏雖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
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恩不敢取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剋

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逾至百餘萬緡自應蒸爾自
非守臣開折利害達於
特發　聖訓頒弊無由可革欲乞　屢告轉運司須
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
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
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並
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
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
放者不至寢耳一切之政
不失仰稱　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　寧宗皇帝嘉定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
命大臣先慮預籌思報積恥規恢
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
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
此則弱果可變而爲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
事潤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
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鬬而
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
遲而盡潰之役累世軍實
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
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
兵西將之餘也未
真氣起逆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

之精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
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
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逆臣劉豫迫我不
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
又勝於順昌拓皐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冤兇狂自
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
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驟興之舉作東
南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
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悔不宜一卻而不
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
虜有天變虜有外患休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
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
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　陛下先定
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
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
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
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
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
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

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頗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欵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墻禦扞堂奥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

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十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鏖濺易脆脕而爲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舊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

朝廷之土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陟從實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 仁宗 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豈舊人矜伐其羨然陳瓘譏切魯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走商賈所得千五萬緡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庸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兌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自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財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敝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漸偏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爲不然何者名實不敷用度有紀寬民力永底阜康此詔書也而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後取乎參放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爾審佑等錢雖稍已減猶慮大重建炎紹興之類民間至有用典租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狀表

一　狀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亡吾曲折亦復不少某切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委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逆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圍結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衆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未成

一半以上輸納者貧富最甚以此自用縣亦不可為是以此自保僅僅無善後之計死敗覬幸轉科折民既竭極而悔宜有大賚之澤伏乞　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科費裁節宜免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覺息之實　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洽善頌流聞所以能感凡此皆其大要而已不自竭而詳陳焉取進止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朝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稍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衰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蓋國而守之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令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乘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 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敵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

散無有能自保者商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基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故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種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刻壘而居使邊面牢實勇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寨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懸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壘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

也夫匹夫有勇爲天下之大勇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要集兩淮以折江西使淮人不遑則虜又安敢窺江之講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老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宜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定山水步面陂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大省運就糧仍安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前怠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屯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佳者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裨武利以賞激度三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萃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各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至於舟敵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恒其去歲乘緻朝烈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欲請
前後衆績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矣栽埋鹿角釘設
犄椿開堰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已皆元勳故老之
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
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其晚進末學何所能爲
不過守舉舊事朝於無闕而已如鹿角犄椿之類共
所言其猶謂萬人坐而堅守阻太江而自固則如前
數事亦豈不足盛矣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
渡江以億萬計洶洶震動衆情惶惑二日有丙騎僞
效黃裝羅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
岸櫓楫失指漫無攀加聲號數十百人其始嘆息曰
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
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踰越踰其如人心已褫誰與
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
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
而頼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刼虜營
石政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
南舊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
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
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
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
若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頭賢之徒不能
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閔嘿而止今石砫則舜蔽采石定山則舜蔽靖
安八步則舜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歲貢綫急
應棱首毛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
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
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乞從
朝廷即令各堡墳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募收
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
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
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三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
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
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
厚封幣請給以待劾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盖堡塢之
戍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
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
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兵長
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
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
生志力得展使之前涉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
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
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比岸勝負未決旁觀
騰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
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
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

土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覩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塢爲彼之害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陂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其龍袞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遜我以堡塢全力助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其欲因屯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舁敵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入險要用其豪傑見圍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棄徂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瀆於流離死亡也哉其自去冬憂悸重悉舊疾之外復增新病皆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羞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諳而其巖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惓惓伏乞

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古今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

康糾剔其妄作踈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縝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其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仏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園結山水寨居民户口姓名帳簿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固已黜幽恍歲月之憂夤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諧告老則或容過與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illegible]震驚靡遑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貝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兩跂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謀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兼管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狀

閫命殊常省循震越蓋臣子年著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爲之改視賜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任茲選其懼益深暮景貧病交迫依家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祗服恩私所能報稱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禹錫最爲清近而其志行落落閒學堅難附與乖忤特蠲名貴處之散官聖朝濫予超陞非所以爲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改爲[illegible]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

命之賜寢兒不勝感命之至

辭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事君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意君父者必以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侯蒯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籍籍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潘叔昌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趨辭避祭敢前進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是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爾慶慰爲栗誣奏逐去衆議旁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豈栗初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逐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改自脩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差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宮門上

疏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郡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厲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憸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祗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鐫諭而扶曳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官長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竝自托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　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欺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欺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勸人爲忠爲人材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絶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是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

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
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兩相去隔
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曰不肯洪職是栗急於誣熹而
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　陛下愛惜名器館
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
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
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
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任監司
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
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
除之際那換關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
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以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
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　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
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
右丞進退即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
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
事勿其屬必白乞行廻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
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棄望風劾
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
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
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浩學一語則無實
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
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
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呂

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巳愆
相爲鈎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
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織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茶
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葠蝕發正人
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
卓 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遂去嘉
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舍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爲樂莞之說而人知其橫
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我
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荀悉一身之很愎不畏君父
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願逐知名之士 陛下察其
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誠不可不預防不
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召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
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暇寫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即宣去留何至
上封事謏謏徒溷宸慮哉盖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
莫敢明辨積在隔階將害大體爾伏願 陛下正紀
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
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類舊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干冒宸
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　朝廷不惜虧費特與改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爲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迨臻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曰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冶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責買交關文文棟擇或將官錢指爲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棟擇民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棟選不用令各州簽聽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巡司過蘄口鎮鎮民詣臣称揚真泰州凡紹興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爛惡棟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擇棟擇其字

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則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冶司發生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絶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收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收換或富人收藏意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絶難鄙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致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為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衙敗獲治經由透漏沿流常要巡綽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官負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閑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況行則便同文具玆又致究仍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內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句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

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欽乞朝廷指揮於行使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欽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欽不使私錢其事易遵況經收換朝廷爲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商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蓋事以絶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地而不爲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富商大賈財本爾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州

交之內銅錢畏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鉼久仍舊凋疎淮人歎息以爲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江北不得自在空囤抑鬱無與上聞近户部建明權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聚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以爲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陌之憂將爲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称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處兩無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料撥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豁監歲鑄之額或付兩淮和糴籴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

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貴重商旅之往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增節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切詳與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粗大小略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蘄春監所鑄字畫精細輪郭堅明比於諸錢又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紹熙元二則頗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為字文舊重四斤八兩今增為五斤十二兩今增為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用不惑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由辨認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為貫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巨細視之新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加比驗自可分明兼魚魚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半年同春秋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錢其新錢但當斂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鑿來年之弊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深所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蘄春監淳熙七

紹九年鈔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朔
樣欲乞更賜睿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
台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
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沂西內地駭愕專官講求誠
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摧遏鋒銳雖傷猛驟亦中事
機今觀台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
建太廣行移東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
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火安方
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来動以靜勝不
在張皇其後台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
且如舒蘄兩監設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減工糙
惡生弊走弄文憑支用自由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爲
冶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
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卒至於碎置幹官檢
踏創造鼎字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況鐵炭中賣
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
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
使則官錢通流州郡慶禁交帶則私鑄止絶鑄造並
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
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與會
計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
局協於權制不爲瘝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
亂之意靜治不擾淮人自安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録對龍霊而甚頼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隷太常承乏傳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級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 駕御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黄之間山澤相雑素號僻左本極貧虚蜀因淮南行鐵以来暨乎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羨不勝煽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縄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絶私鐵畏乃閉関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為之頻空解紛既難往責良重将欲布宣國家樹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麗給經費懼非孱劣所克堪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詳於知遠柬擢疎賤即為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面培壮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静為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髪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黍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蜀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登壑闢蓋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清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鈱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

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爲大慮所
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
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輔領斷陽
未彰善效弗詣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
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
事討論不惜勞費以解註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
姦非之階禍臣祗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
爲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
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莞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
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内迫家門重困食用之
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尋居卑
陳力就列視古爲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跡班示厥
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
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塲壞而經常之鏹大虧
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厲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
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馭重忽當
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禄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勤於勞初載謹審外方謂民粗
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斂藏湖海之上且復令周
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撙節必吝出納
是爲有司之常尚迷曠瘝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寢參近侍之榮
性名已沒於朽陳命賜忽起於新特伏念臣資朴疎
信已之學之進趣合變之能非一內忝論思浸成遺
忤暨乎外專屏扞又負憂虞迄撫顯効於盛時固合
實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里車追憶悔尤濫
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
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
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
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縻素廩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
願敢及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鋪秉上德化幾泰和
馭臣以貴爲初美俗在寬之用哀衰末路蓋欲補其
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
臣負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
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統漸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尊皇居親而愈重受恩之頓漸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享宓以鑒觀治忽密擇
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爲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
學士之官置從景德肆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
述升華序傳達令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
職業之外臣力耕朴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
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
靈淺陋則多濶色奚賴此恭遇　皇帝陛下同天
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

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未將假龍臣敢不黽
恭畏數夕惕茂恩待滿今祠終瀆睨歲乞身之願試
尋未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肖選擇於父閑之日寫矣曷勉拜恩除於尚病之時
讒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思過特
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性
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録常在甫頒祠禄遽
錫州壑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鄙假以灌
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為期會豈子供奔走之職何敢
屢請遂罄蓄憂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神暑綿涉脩
程既幸置司奉將隆指然而臣灾也合聚痾羔侵變
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奪累年沉痼擬藥備嘗
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
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
為少非畏布其四体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
但鹵莽而已更稟關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
寧使勿敷採其舊以聞責臣敢不銷匿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
之可力顧盡而為懦宿疚之或平靡捐以報

除祕閣修撰謝表

誨疾丐歸將待休於一起
衆之所榮臣以為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秘肇自攻和

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蜀獻時望橫罹外庸不虞論讌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暗人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遽過以梃突坐閱寒涼再徂歲閏又此扶行而問陋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薄書之程區區乎蠹藥之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充砭磨迄何豪髮之勞可當褒序餙朽株以毋青之美登陴覩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堪躐是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公衡聽無愛曲成憐其拙踈若在所取不次煥矣貴參燁其寵章臣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疴之縈薄未測頹齡恐綿力之支難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參掌土之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趍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寖顧省雖云順變驚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召趍行賜先見於延和歸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羙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思滋甚衰遲之迫益稱銖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徊徨之媿莫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獨運悉而求助添以圖終枝臣寡特之中冀銷迪吉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愈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接

忠而靡及滄溟善不或堪消勺之輸皆昊盖高尚謁
公徵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燕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躬名絶紀蹇疹病昏之後意云執謙胥疏退惰之中功名絶紀蹇疹病昏之後意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卿而陪献納考地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内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睹記夙宵隱憂此盖恭遇 皇帝陛下有拔士之志明以好賢為大德馭下極爾亭之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佐著所戮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靴鎔之刻雖勵平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内參從憲之華外付帥垣之重盖人以為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宫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為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先雖安得不居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翰初鎮於掃除堂奥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数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天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被濡曳之文放宥戒懼謝表

止綢繆之句尤在思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前猶而
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
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後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
尚忍須臾頼殫帷幅中謝伏念臣舊身孤遠逢世熙
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居諫職　陛下大明始照擢參
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師漕未和之隙
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陛華政途竊寵深慚
非據不敢昌當迄荷條慈許從晚退巖棲穴處未嘗
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
隱閔罣多伏望　皇帝陛下法泰道之裁成體乾行
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仁
恕爲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宜併今祠而賜兌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
重居徨以凋殘家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
休已積處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眹
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廼興憐遐遠回
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涇舟詠雅猶
存飛躍之餘舜閣垂文復紀賡歌之盛稀闕喧於里
社疑信雜於朋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
將奚爲恭遇　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譽時望秉道而

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諳多士之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頹年温理幼學庶扈衛無功益媿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来國寶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琱信璽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偕曰著神休於炳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寖竊何止於陽虎獲逦自於豢人憬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羞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稱之實以至初秦求昌之刻我家備牧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亶明德而密護近假手以回還　皇帝陛下郅古以治身奉先而纘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魯斯須敢忘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群辟會同有司校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戚

副禘是卿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来歸信矣外戎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綏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漸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協宸衷薦孚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金回

無復閒行而衣褐睿寶再得尚堪泚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乏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莭聞捫心内愧今既七十餘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慘慄咳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慵憂月瘦悴羸残視養將息固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旦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異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遠於經律伏念某小而怯懦長益病昏方當盛壯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亳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銷索目視耳聽皆曠耗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爲學者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樵故物復還山澤之體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勝銜荷激竊俟命之至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絶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　陛下深思之蓋　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

振救之術以曰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
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
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
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
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　陛下先觀古人之
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
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書觀而後自爲
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
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　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
數策書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
中矣　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
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

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
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
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
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覇政舉故制
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
能享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
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次
察緩而必點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
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振廢實驗勤惰
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
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
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

害其郡縣而行覇政也論者謂古今異時吉不
通於今者謂王覇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
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
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
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
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
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
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
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
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
何也蓋必有負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
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
之法而不以紊紛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減秦
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
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
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
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
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
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迹與迹滅及其啞然
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

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蠭起雖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與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攷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趍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攷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　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儒弛之行以相與奉

繁密之法遂捐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　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逺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　宣和又加逺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同爲禍難之餘康以後　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無異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曰然觀之議論隄防裒縟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　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以百餘年所立之國事務以矯失爲得而眞所以得之之道獨弃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法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倡

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　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踈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　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攷任爲銓選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即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陞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

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為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為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講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害不行所進人於聰明之外又為法為害慕效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為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官要職遂為捷徑一屠是選法為害昔之勑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為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為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為害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為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為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為害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矣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為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為是必不可之人皆以為不知其所終　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

臣願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深則人皆弃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格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彌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敝守相列侯爲九卿爲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　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　藝祖　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甩磊之士至　咸平　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甩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故李沆王旦在　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

仁宗　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程　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誚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父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亨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破其功效驗其人才　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

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盖令世適有可用之人誠使　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甚別有序黜陟不失者　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為不肖者之地而消磨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　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既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關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指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享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束縛羈蒙之塵坌蠹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

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禁古拔手四顧更胥以問其所嘗知之法今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下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　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褻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　陛下而不寤也夫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　陛下而不寤也夫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爲之非所以事　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惟銓選盡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位而銓選亦能少助　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士得薦舉天下之吏吏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開陛令録職官改官京官若陛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　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之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

舉者三各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
官　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又賢能而
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　朝廷歲與人以
關陞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乎大吏歲舉人以
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
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
知而　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　朝
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
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
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
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
此也畢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
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
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畢身屈體之狀以
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
舉人　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
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
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
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　朝廷無
不可爲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
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
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
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

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甲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隷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因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眞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臣或以舉其才則　朝廷信而用之按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負郎致仕即得蔭補爲一官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　朝廷録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負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負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官者　朝廷之所以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閥遠而待之者多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慼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因以爲異事今至

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邪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疇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　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夷陋雜處崇　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蘇極僑

後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　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止者使其不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　朝廷放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復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　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令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放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

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負郭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煩前衝後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必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途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　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毋置之時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賞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以此督責明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暴陽之

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以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趁糴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弃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　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還者因以爲之賜令也七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　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斲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拱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

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　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　崇　觀間以後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　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　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若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令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惩也

一　政和間蓋嘗放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住者自比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令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令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

矣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　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攷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　陛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　明道　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旨要以爲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　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拔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　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

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士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荅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　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寡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近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闇者厭聽且士人得多無甚於今世狹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加之名則　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惹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美才未可勝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又激而復之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

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
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重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
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録為經常之辭以教
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
陋不復髣髴其舊時之人所責者武功所重
者經術而文詞暮雖其士人詵然自相矜尚而朝
廷忽略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
温雅猶稍稚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
四六對偶錯綜變通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眞兩漢
刀筆吏能之而石作者前後何哉詩詞科之興其最
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朝廷
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

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
身官爵者比風俄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屢
變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
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中器
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
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鄉相顯人待之相
承而不能革哉且文有甚陋
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
實用凡王安石之與
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
慇寧既禁其末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
仕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

而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爲宋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麗宏詞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 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九等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着戶長雇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着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着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

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
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
差役蓋　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
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
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
論不過仇疾於官户誅抉於詭産其說有自宰執而
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産半天下其弊安可絶且不咎
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户
詭産何哉今復以着户長催税漕州縣使二税呼集
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
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
人者遵用舊法使為保正若副而除其一九二税之
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為之而不可而不使強有
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
是則雖官户無間新故亦皆可為之而何以此督責
官户哉且今世為民之意何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
至也昌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
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
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為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
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聞教民使不犯刑罰
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
為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
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
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何謂新書之害　本朝以律爲經而勑令格式隨時修立自　嘉祐　熙寧　元豐　元祐　紹聖　大觀　政和　紹興皆自爲書近者　乾道　淳熙已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凡　朝廷上下之所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爲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正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才因此浸以頹惰捃摭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一害也至於　朝省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　朝省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法其智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

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文不備其實備其以不備其眞也夫使見行條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坐申嚴以諄複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眊智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願助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壞道窮暫相縈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强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　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　崇寧極於　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灸遮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

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
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倣視又其常情耳
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
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
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吏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
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
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
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
徒自有國以来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
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
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甦別品流而其餘
滓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
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
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緑往往有士大夫之所
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之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
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録行首主事之
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緑若是何
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
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
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
能超異者或遂録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
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燕務舉且
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

也更迭爲之無根固蔕宂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貟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侯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考京師紀綱之首更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差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　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設官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

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若是而已未暇及於按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者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故監司之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　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沿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覓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

事此真大謬戾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
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剝削州縣之財賦侯伺其餘羨
衰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朱監
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
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
刑獄究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
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
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
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
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
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
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
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
司受其措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爲之索逋理債而
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趣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
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
以此爲職徒養賓客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
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喜
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
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
昔人謂止擇十道使循慮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
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議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難無患矣太祖　太宗受天命自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遣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遂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一單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隱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藩臣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淫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卑父於前世自以為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憂悔不除守巢終在小人因其闇隙倡優燕之謀前賢始謝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周家之守離矣始也謀奉三鎮而西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建炎納款蜀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佞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綱興元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眞援立之爾又黏罕死偽齊廢屢用事厥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大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术背盟若戰則所為分畫者繞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顧亮屠隕北方遺氓歸義之民處處也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兼併遂書盟卒亦黽勉割四要郡畀之徙使中原遺黎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虎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戎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辨逆順之理不立離耻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

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辨息也得失
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太而不能
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
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
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取之
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
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
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
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
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
言欲以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
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
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
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
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
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肯
之帝王莫不然　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
權歸於上一兵之精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
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

官而困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福景爲宋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於之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関角也天下之士始稍舊發深思遠慮以爲芟說然而內墮好尚之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靖康之初多言利末能得其中也不幸嚮寧宣和之末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是邪正鼓爲烈嫗漲爲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厚者爲閑自閑此自古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

如疥癬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挽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

紹興以來爲小人之所牽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攬綱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放察謹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幸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託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色弊矣循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

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

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
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
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
於飢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
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
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　靖康之失亦必由取燕雖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禍在於取燕而已何謂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燕而已何謂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　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　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　慶曆中劉六符及索周世宗開南諸縣當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界之而王安石輔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乎於失信勢此所謂致　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簡強　社稷鞏固我獨抗宿憤勞衆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　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竄奪於內竄身夾山死於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擾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舉禹之迹也紀律粗舉將帥精強乘時

以畢全燕收拾遺民何為不可夫畢事貴
於既成之契丹不知女眞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靜
之爭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諭若瓊雖不以折北
不支女眞之遽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兵
者如此遂得女眞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謂者山前六
郡之渠帥率師降宋舉事喝中國
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逐論難不安而鄰藥
師狡女眞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
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以是致
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
燕是今日之繆論未解實喜大奇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
謂追論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
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私竽之交至也西河陷沒
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
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起也而
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也而已楊時則為緩
之辭故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
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師中謂初寨
之失在於用偏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蕃此
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蕭維斗李綱
淵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急矣已遂矣然

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之罪至於
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孚繆本意以謝天下是論
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知而已嗚
呼至於今日而　靖康之禍亦所以咎取
燕之失者猶在朱論者之口間其謀曰無虛晝也間
其兵曰無輕用也間其謀曰無虛晝也間
治也間其　祖　宗之
以一取燕之失遂棄十
攻齊壽綱范雎以爲失
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
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
延宗唐莊之取梁亦僅
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
取燕三
何謂兵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由取燕善
之中此燕前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
介晉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
豈非所望是爲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
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漫河之事及
周世宗未能克定而
以後至於　咸平京師擾
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
以啗之而後少安　慶曆中謀欲攻盟范仲淹請屯
必張犯關之勢請壅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

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
蓋渡河犯闕　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
常存由是言之　靖棄之禍不特群陰亂之訐攻
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然矣燕薊中國之弊也
河北河東中國之藩籬也幷其郛郭而設扞禦於關
關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貫誼
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
而襲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
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
邑款陵廟盡覆　祖　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
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
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
高祖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割以
王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
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竟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
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
安寧以身闘於兵革矣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
太祖　太宗未嘗不自總戎　真宗之初固已幸大
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
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亟從渡河六師臨
動用命王捷頻覽驍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

始以親征爲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
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
兵行入無人之境捷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
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
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可謂無識之甚者而
虛論既成當　靖康中亦有謂當如　眞宗故事親
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　建炎間
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
深入兩浙　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
來而　光堯又嘗一出耳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
論者皆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
征而屢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
非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

親征也故　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
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爲謀誠者曰父和好也以
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爲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
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
將能而勇敢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
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
百不一講而委之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
勝書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父而不能變則利害之
定形未可決也

序時

何謂序時此今論者有所當以爲言也夫時有未可而
待其可者有之謀國者固當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

而莽也越之報吳也越文種以為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一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而動則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竭力運策皆有奈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其之可為則勝遠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者此者曰待時可也

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提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 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者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倀倀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慮論其實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 陛下姑自為其時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指相待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

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特出焉極遠者數年而近

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特每患其迫促而不及時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特特之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比蔣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此方地雖適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無有也　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户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十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士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

虜人和親而不敢闘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窃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鶉衣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慮之所周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皆然悦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諛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　制命一郡之内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嘫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事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

天下波波焉而已百年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靡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　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爲而終不可爲者四事之累也然則柰何財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鎮爲六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爲諸州之害板帳月樁爲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也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痛禁士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審爲累則莫若簡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有不

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爲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郛郭則內無堂室故處不可以不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固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出北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爲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末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克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制逾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未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敖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

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久關中之主不知稅天下而
諸侯皆奚人若赤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
財匱自困而中華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
不大屈惟秦始皇窮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
侈有均輸和糴之政而西園聚錢大農天下之官爵
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
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列爲南北無
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戚禍變繁興至於調
度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偏底哉此
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
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
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
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
待財多而能之也夫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
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
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壯
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錙銖譬
若惰夫淺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
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
於　本朝之承平而極其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
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
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胥爲寬緩迂遠之常
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
小吏而謂之有能　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

可安者故臣以爲不宂
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
計皆不可得而領論而況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
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
矣故　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
而僭僞次第平一諸鄭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
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　太宗　眞宗之初
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　祥符　天禧以
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　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事興五六年不能弭當　仁宗四十
二年號爲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
下之論憂憂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
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
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末亦深自藏伸不
敢奮頭角以衒歛爲事雖然擅天下之大而無終歲
之儲焦勞若議乎益者百端而未得也是以
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析募并尋歛散
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商賈關津之譏微至於
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
治平而言利無甚於　熙寧　元豐其借先王
以爲說而奉上下以利賤然大變其俗矣　紹　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
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
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緡富足以備禮知足以虞樂
百倍並闢不幸黨興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
於蔡京秉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
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
兩淮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
病然後　靖康之難作矣方
死憩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
黃潛善呂頤浩巢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搉償自營
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
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劃削攫拏　朝廷科降大書文
移守令巡按特置提轄官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
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
酒析息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
來莫今爲甚而財之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
以後主已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
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　祖　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冊倍以　熙寧　元豐以後隨
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　治平以前
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　熙寧又再倍矣王黼
之兌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太半不可鈎考然要之凌
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　宣和又再倍矣是自
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
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而治之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醪以相補足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楊駐蹕國用益困呂順浩兼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殞爲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爲户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後相繼督師悉

用耳給而孟更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耆户長壯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之趑辦本不過數條仆割基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筭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抑頭淹鄰息油皁醫商商稅有增本柄酤折官本柔有秤頭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産有勘合與買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勝也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户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其入仕執筆泛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爲月樁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熙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藥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引茶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鮮落貫陌飲人以不貲之酒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

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
蓋爲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
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
檜權倖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齊餘瑣屑之
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
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
乏 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拔
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 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
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
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
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循
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
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
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
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
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
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
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
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 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
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 治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
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奔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趁
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斂也羸縮多少惟人而

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
者也月椿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
之所謂稟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
收簸者用十數介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
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
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
力之家在耳昔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
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逋逸矣若經總制錢不除
有已也
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未必有品節條
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
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
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彼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
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欲之雖急
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
一額之半正其稟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
耆民默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誡者而校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收牧養之政其次
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
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使
之也財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

國用不支矣　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及於民民間慈州縣而後及於　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足則大正其名實二稅之內而後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尚少民有以乏錢而湏賣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錢而湏賣之患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官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之患甚於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　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有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宮禁官吏特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

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太踊至十餘千而　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覓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且本以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又有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事何名而取無義乎其事無名其取無義平若自治其國且不可而況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　陛下必鈎考其凡

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
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
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摧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
事已在於　建炎　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臧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
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摧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
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
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
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
於惠也則莫若齊之以威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
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
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
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畀之能不與
焉盡而歇滿而覆者器也而捶之巧不與焉故三代
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
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
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不在
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

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劍兵刃立天地之道而
列仁義禮樂刑罰褒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寒餓
日月扶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
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
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
而莫能遏反擧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
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
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
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
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
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惟而其甚也
宦官之微匹夫之舊呼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
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酒淫佚而已而天
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豈不鳴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
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
或在於士卒而擧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
也臣嘗恠唐末五代之亂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
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戚契丹莫服
李璟法度脩擧文武並用　太祖皇帝践祚十年之
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
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缺者二百餘
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而收拾不能什一而靑王

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弃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爲理之者必取之而弗爲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爲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

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主之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從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淺遏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若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

其所以使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當　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毫分天下以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強其說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爭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貴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富者也開闔敛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

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奪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　今天下之民不齊父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盡與之乎然則柰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使其後畢歛民而義之焉已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剽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欲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

理之歟爲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鬮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其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爲理財而聽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夷事著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權則不可以守不得其名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常不幸溺没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眞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衮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

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嚴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爲用是既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爲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漠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秦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窮戰如孽乎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以文以媚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終滯之爲丞相主國論者故詹梃大呼望壁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体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爽乎爽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强弱者乎夷狄嘗若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首開兵端志在誅剪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

法陳義以詮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　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眞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後我或逐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眞使不得逞彼知天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國故此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棄也夫捨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鬬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

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長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前和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過計惜夫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懷仇人讓不雉臧之結權以自安疑遂欲與之結權以自安可乎往者　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發逐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已者空士大夫之刻洶洶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又自言寖難爲事畏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與而寖爲和戎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痛然少爲弭兵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固穽或不免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鬭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有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蠲何時而可也　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絶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真嫌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而不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

以待虜益踈略矣　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
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　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
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爲保全宋民計耳是不渾自屈
而力行之可也　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爲
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
且其嗾起暴強而據吾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
如使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
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　祖宗之世
也惟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棄敝則兵可以至於
不用　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
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
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
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爲之慮幸其事之不在
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
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
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
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貫誼以
爲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誚絳
灌之徒今積薪盡爲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舊迅於
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
而後誚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
然雖絶使罷路而臣以爲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
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
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

矣執事者倘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壅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譽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四缺